

征文

向前路上的心灵小憩站

| 薛艳文 |

我是一个写网络小说的作者，我所有的工作和日常几乎都离不开我的书桌三尺地，社交生活也极其单一和固化，认识的人都是同行，分布在五湖四海，甚至有几个作者好友还在海外。每每与大家嗨聊的时候，不免问起家乡是哪里。

犹记得刚入网文这行的时候，那会儿还是零五零六年，别人问我是哪里人，我说我是无锡人，大家脱口而出的都是“太湖明珠，鱼米之乡”八个字。

谈及无锡的人杰地灵，山水秀美，我那些作者朋友耳熟能详的景点，还是鼋头渚、三国城之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无锡的灵山、大佛已经建好快10年了。

约莫是网络资讯的传播速度，远不如现在的快，所以外地作者，他们获悉的不是太多，那时，我便已经开始向我的朋友们安利无锡的灵山、大佛了。彼时的我，也才二十来岁，正是青春好动，也总想外出见识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。

而我虽是无锡人，却出生在江阴最西边的小镇，零五零六年的时候，想要独自去趟灵山、大佛，并不比上海或者其他外地的朋友坐火车或者飞机来无锡更方便。我需要先坐镇子上通往市里西门汽车站的公交，车程需要45分钟。到了西门车站之后，我需要步行到杏春桥车站，只有那里才有机动的、每20分钟就发一班去无锡的小巴，不用去站内买票，直接在站台，那售票员招手喊“走啦，走啦，开车啦”，就可匆忙爬上车，座位狭小紧凑不说，汽油味还特别重。对于一个一直晕车的人来说，这一个多小时的旅程简直是一种折磨。到了无锡车站后，还要拿着旅游地图，找公交车站，经过两到三次换乘，才能抵达灵山景区。

这整个过程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清早六点出门，坐上六点半十分出发去市里的车，一路周转到达灵山大门，已经是烈日炎炎的午后了。

如今想想真的不可思议，但是零五零六年那会儿，就是这么周折不易，还记得当时上海的一个作者好友，还笑我，说我一个无锡人，来趟灵山、大佛，竟然比她一个上海人到得还晚（她那个时候是让她父亲开车送她过来的），所以即便是号称在自家门口的灵山，我来一趟也是殊为不易。

但是看到那巍峨庄严的大佛，慈眉善目，注视芸芸众生的模样，便又觉得，这不能一路直达的奔波，也是一种修行和考验，就如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，还不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？我不过倒几趟公交小巴的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那几年是我的创作旺盛期，

刚开始尝到了写作的乐趣和甜头，人虽不怎么出门，但是思想一直很活跃，也交了不少写作的网友，网络上聊得投缘，挨得近一些的，就总想着要见个面，我便又开始给她们安利灵山、大佛，我说这是华东小西天，还是国内五佛之一，一定要来看一看拜一拜。于是朋友们来，我呢，也一趟一趟的这么倒着车去赴约，几乎一年一趟，一直持续到了二零一零年，我用稿费买了人生第一辆车。我也换了新的笔名，新的写作的网站，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新的一群作者，适应新网站的风格，身上渐渐也感觉到压力和挑，虽然没到而立之年，但是思维的活跃度确实有所下降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失眠开始变得十分严重，总焦虑自己的新作品会遇冷扑街。也担心自己的房贷，会因为稿费的下降，而月供困难。

人一旦焦虑起来，就真的很难脱离困境，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牢笼，道理都明白，可就是走不出来。

那段时间，前后持续了有两三年，我其实创作的数量并没有减少，但是心态却实实在在是不好的，头发也是大把大把地掉。我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，想起没有换网站之前和旧友们开心面基，一起相会灵山的场景，我意识到，我需要休息，让自己的心灵静下来。

那一年三月，天气还有点冷，我选了一个不那么拥挤的周三，没有自己开车去，还和曾经没车的那几年一样，到市里坐车，一路转车，再一次到了灵山。那一天，我在佛前静静跪坐着，什么也没想，鼻尖嗅着空气中蜿蜒的檀香，耳边梵音吟唱，经声袅袅，不知不觉的，人就倦了，不再紧绷着，肩膀自然而然地放松了下来。

那次灵山回来之后，我宛如找到了一个缓解压力、释放心灵的外挂，生活是要继续的，拼搏也是不能停的，可人生路上，哪里来一路坦途，哪里来永不停歇？当你需要短暂的休憩和放松，又不想让家人朋友为你感觉到担忧的时候，到佛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，静思也好，默祷也好，与佛说说心里的苦恼也好，吐糟，祈愿，都好！

这里每日的香客和游人，有些人来去匆匆，有些人虔诚跪拜，都是众生之态，而我自己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

获悉今年已经是灵山、大佛落成开光25周年了，忍不住把我和灵山结缘的故事分享出来，因为我确信我和灵山的故事，到这里不是结束，而是还在继续……

最后祝愿国家昌盛，山河永安！

情趣·健康桥

喝酒是一种心情

| 杨庆鸣文 |

喝酒，是一种心情。常见一些酒友，早上约三五知己在面店里挑几个小菜，如牛肉、花生米、糖醋排骨、素鸡、豆腐干、花生酱、几两河虾等，喝起慢酒。酒是很普通的白酒，一瓶也仅在20—50元之间，边喝边侃大山，把酒言欢。酒杯里面不会空，隔一会儿举杯啜一口，花生米常用手抓，算是一种姿态。也总有那么一两个人，劝酒助兴几句，这样，独酌成共饮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与单位同事相约在梁溪大桥堍一个好像叫“宴春楼”的面店，吃早老酒，有单位领导、中层和个别爱喝酒的近10人坐在一起，酒盅频举，与酒为友，相处融洽。漫漫人生生长旅，感受大家在一起共事，是缘分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喝早老酒。

喝酒得法，有益身心。鹤发童颜的老酒徒最令人羡慕，他们大都爱喝慢酒，量也不大，看上去喝得讲究，喝得舒坦。过去，住在我隔壁的邻居

老王，几乎下班回来天天要喝三两“三点水”，菜并不讲究，一瓶白酒喝三天左右，朝云暮处一杯酒，安然与自己相处。老婆也从不反对他喝酒，相反，烧了菜侍候，因为老王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他。尤其是到了夏天，太阳已落山，一张小四方桌就放在家门口，摆开了架势，用井水将水泥地浇得透凉，邻居走过人人看得见，碗、筷、匙放好，菜也已端了上来，一瓶普通的洋河大曲开启，醇香扑鼻，圆口玻璃大杯，一次性倒上三两，喝的是精神寄托，喝的是人间眷恋，喝的是减压减负消疲劳，喝的是小老百姓的生活乐趣。我有时看老王喝酒，会请上一句：“今天又喝了多少？”老王总是笑笑说：“就杯子里这么多，就这么多。”回答很有分寸，看来吃酒也是“修炼”。

从谷物到美酒，无数故事尽在里面，当然得慢慢品饮，这就是慢生活。我从未见老王打过牌，他

的爱好尽在壶里、杯中和火炉边。

酒在“三赏”时，尤为有味。

一曰赏花时。每年惊蛰后桃花盛开。这时节，约三五知己，至阳山桃林，寻一树桃花，陈年老酒佐春风，微醺时息语凝思，感受万物复苏，泥土芬芳，人间烟火。

二曰赏雪时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冬夜寒彻，雪落无声，知己好友围炉烫壶酒，玉祁黄酒最称心，浅酌三杯，感天地悠远，今古浩荡，醉人的又岂止是酒。

三曰赏月时。赏月最宜秋夜临水。咱一介草民，一生无大起大落，也没有大悲大喜，安安稳稳，平平淡淡，有点小爱好涂鸭文字，日子过得安宁，人生“奔七”而去，夫复何求。

期待呼朋唤友，三三两两，找个草地一坐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看夕阳西落，等繁星出现。

呷一口小酒，心情如释重负，烦恼抛九霄云外。

语丝·五里湖

中犊山上的紫藤

| 奚梅根文 |

位于外太湖与蠡湖之间的无锡中犊山，其西北端的山崖上有一棵天然生长着的紫藤，它面向三万六千顷太湖，枝藤拂水，沙沙作响，时时在唱着欢乐的生命之歌。

紫色被古人认为是祥瑞之色。一到春天，一串串、一簇簇、一团团的花穗高高地悬挂在紫藤枝头，它们交互层叠，蓝中带紫，灿若云霞，花香四溢，常有戴胜鸟啄着飞落的花瓣，头顶像扇形的羽冠不时向两边摇荡，见人不惊，给人以非常亲切的美感。晨昏间，栖居在紫藤上的鸟类啾啾不停，热热闹闹，最多的是杜鹃、黄鹂、麻雀、画眉、白头翁，它们飞起飞落，时而高歌，时而低吟，互相唱和，充满野趣，难怪古往今来的画家都爱将紫藤作为花鸟画的好题材。

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驻足仰望，紫藤日日吸收着岩缝里那点微薄的养分，向旁边高大

挺拔的黄连木、栎树攀援，藤蔓从树干上到枝桠上，拧成一股股绳索，盘绕成偌大的天棚，并与湖边一棵树干挺拔，绿荫似盖的垂柳为邻，形影相随，营造了此处宁谧、幽深的氛围，让人惊叹植物大家庭的和谐之美。

每当炎炎夏日，万里无云，蝉鸣聒耳。远远望去，那棵紫藤就像一道绿色的帘幕，枝叶茂盛，凌空伸展，将荫翳覆盖湖面，随风飘荡，倒影婆娑，

像是在对镜梳妆。阳光照耀，透过树叶缝隙，地上光影斑驳，凉风习习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俗话说：“世间百草皆可入药”。在医者眼中，紫藤有解毒、止吐泻、杀虫、止痛、祛风通络等功效。尤其是对于上火、蚊虫叮咬、肢体肿胀、腹胀腹泻、呕吐等症状有一定的治疗效果，还可用于提炼芳香油，由此，怎不让人由衷地感激紫藤给予人类的滋养和恩典呢？



好时节

插画 戎锋